

◆晚學盲言(上)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錢賓四先生全集④⑧

晚學盲言(上)

錢 穆 著



出版說明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有若干教授曾創辦一雜誌，名爲「戰國策」。彼等認爲當時世界之大勢，正猶中國之先秦戰國，列強相爭，終則成東齊、西秦兩帝；最終則盡歸於秦之兼併一統。蓋卽謂當前一美一蘇，而將來之演變，世界必歸統一，惟歸美抑蘇未能遽定耳。同時錢賓四先生則反對此說，曾在民國三十一年撰戰後新世界一文，指出此下世界，應由合而分，決非由分而合之局；前此爲歐洲帝國主義殖民政策所兼併支配之各民族各國家，均將在戰後獲得解放，重歸自由；故特爲二次大戰定名爲「解放戰爭」。已而大戰結束，而戰後新興國家如雨後新筍，不斷產生，果證先生先見之明，洵獨卓而不誣。經此戰役，先生乃愈知西方文化確有其病痛，而吾傳統文化亦自有其特長。其所爲論著，在此之前，多在我國固有學術範圍內，並不牽涉西洋；而自此時期所作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以後，乃往往觸及中西文化之比較。亦可謂先生後半

生精力，實集中在探討此一問題。晚歲雙目失明，仍就此時時思索，有意作為中西文化比較一書，分別就文化思想之各方面比論中西異同所在。以目不見字，撰述心得遂備極艱困。然八九年間，亦積得九十篇文稿，題曰「晚學盲言」，蓋先生晚年最後之著述也。

全書都分三部：上篇宇宙天地自然之部，凡十五篇；中篇政治社會人文之部，凡三十篇；下篇德性行為修養之部，凡四十五篇。觀其立目，若整體與部分、抽象與具體、群與孤、簡與繁、生與死、情與欲之類，多執其兩端而竭其底蘊；此一意態已顯見於前著之湖上閒思錄及雙溪獨語。要之，雖篇各一義，而相貫相承，宗旨則一；其宗旨則為討論中西雙方文化傳統之異同。自文化體系言，主要本於「和合」與「分別」作比較；自學術思想方面，則以「通」與「專」二字為其著眼點。至於申詳吾國傳統文化中「一天人，合內外」（或曰「通天人，合內外」）之精義，尤三致意焉。凡吾中華民族遞傳五千年廣土眾民達於十億以上人口，迄今一線相承，日廣日大，前途無限之所以然，悉已於各篇中分別闡詳。此皆有憑有據，非屬空言。凡吾國人平心讀之，亦可以明吾祖先之苦心孤詣，有未可輕蔑而忘棄者；是則讀此書，宜亦可於世道人心有所啓示。

本書編成於民國七十五年秋，先生高齡九十二歲；交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於翌年八月初版。其所徵引古籍故事，惟賴記憶，偶有疏略；且全書篇幅頗大，凡逾七十萬言，排校工作繁重，不

免頗有訛誤；今悉加校正，一般不另出注說明。又依全集例，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引號等；引述古籍，則儘量提行別出。引文多經覆核，然亦有顯爲先生所節錄以及約引其義，或略增數字以完文意者；在不傷文義之前提下，皆不再改動。目次中有一題之下，分列數篇者（如（一）、（二）之類），殆先生就同一題目分撰成文，未必一時所作。另有一題之中，又細分小節（如一、二之類），而在目次中並未列出者，則多因本文篇幅過長，故予分節以清眉目；與前類之分篇性質有不同。今仍存原式，並略加說明，俾便參詳。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惟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尚祈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何澤恆先生、張蓓蓓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余八十生辰，即撰述八十憶雙親一文，嗣又續撰師友雜憶一書，畢生往事常在心頭者，幾若無遺。八十三、四歲，雙目忽病，不能見字，不能讀書，不能閱報，惟賴早晚聽電視新聞，略知世局。又以不能辨認人之面貌，稠人廣坐，酬應爲難，遂謝絕人事，長日杜門。幸尙能握筆寫字，偶有思索，隨興抒寫。一則不能引據古典書文；二則寫下一字即不識上一字，遇有誤筆，不能改正。每撰一文，或囑內人搜尋舊籍，引述成語。稿成，則由內人誦讀，余從旁聽，逐字逐句加以增修。如是乃獲定稿。費日費時。大率初下筆，一小時得千字已甚多；及改定，一小時改千字亦不易；內人爲此稿所費精力亦幾相等。余九十一生辰屢犯病，大懼此稿不得終迄。內人告余：「未讀稿已無多」，心乃大定。直迄於余九十二生辰後又百日，而全書稿乃定。

此稿共分三大部：一、宇宙天地自然之部，二、政治社會人文之部，三、德性行爲修養之

部。大率皆久存於心，偶爾觸發，漫無條理，又語多重複。儼能精心結撰，或當更多闡申，或宜更多刪節，此則非盲目老年之所能從事矣。惟余之爲此書，亦不啻余之晚學，爰題名爲「晚學盲言」。又本書雖共分九十題，一言蔽之，則僅爲比較中西文化異同。或深或淺，或粗或細，隨筆所書，得失難定，幸讀者有以正之。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秋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紀念前十日錢穆自識於臺北市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二

晚學盲言 目次

序	九
---	---

上篇 宇宙天地自然之部

一 整體與部分(一)	一
二 抽象與具體	三五
三 時間與空間	五五
四 常與變	七三
五 自然與人文	九七

六	變與化·····	一〇九
七	道與器·····	一二五
八	物世界與心世界(一)(二)(三)·····	一四三
九	道與理·····	一七九
一〇	中庸與易簡·····	一九九
一一	質世界與能世界(一)(二)·····	二一五
一二	人生之陰陽面·····	二四五
一三	靈魂與德性·····	二七三
一四	大生命與小生命·····	二九七
一五	天地與萬物人生·····	三一九

中篇 政治社會人文之部

一六	國家與政府·····	三四三
----	------------	-----

一七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	三六一
一八	政與學·····	三七七
一九	政黨與選舉·····	三九一
二〇	權與能·····	四〇七
二一	國與天下·····	四一五
二二	政治與社會·····	四二三
二三	羣居與獨立·····	四四九
二四	羣與孤·····	四六一
二五	中國家庭與民族文化·····	四八五
二六	中國文化中之五倫·····	五〇一
二七	五倫之道·····	五四三
二八	中國五倫中之朋友一倫(一)(二)·····	五六一
二九	中國文化傳統與人權·····	五七七

三〇	簡與繁·····	五八九
三一	尊與親(一)(二)·····	六〇七
三二	色彩與線條·····	六三一
三三	禮與法·····	六三九
三四	教育與教化(一)(二)·····	六五五
三五	操作與休閒·····	六七一
三六	生命與機械(一)(二)·····	六八五
三七	共產主義與現代潮流·····	七二一
三八	道德與權力·····	七三五
三九	道義與功利(一)(二)(三)·····	七四七
四〇	創業與垂統·····	七六九
四一	帝王與士人·····	七八五
四二	風氣與潮流·····	八〇一

四三	自然與人爲·····	八〇九
四四	組織與生發·····	八二三
四五	雅與俗·····	八三九

下篇 德性行為修養之部

四六	生與死·····	八六一
四七	樂生與哀死(一)(二)·····	八七七
四八	性與命(一)(二)·····	八九五
四九	平常與特出(一)(二)(三)(四)·····	九二三
五〇	公私與通專·····	九六一
五一	公私與厚薄·····	九六九
五二	情與欲·····	九七九
五三	天地與心胸·····	九九三

五四	己與道·····	一〇〇九
五五	心之信與修·····	一〇二七
五六	爲己與爲人(一)(二)·····	一〇四三
五七	性情與自然(一)(二)(三)·····	一〇七五
五八	手段與目的(一)(二)·····	一〇九一
五九	傳統與現代化(一)(二)·····	一一一五
六〇	歷史上之新與舊·····	一一四九
六一	辨新舊與變化·····	一一六三
六二	內與外·····	一一七五
六三	安定與刺激·····	一一九一
六四	器與識·····	一一九九
六五	孟子論三聖人·····	一二〇九
六六	中與和·····	一二二七

六七	人物與事業(一)(二)	一二三七
六八	知識與德性	一二五七
六九	學問與知識	一二七一
七〇	知識與生命	一二八九
七一	知與情	一三〇七
七二	修養與表現	一三一七
七三	爲政與修己	一三三三
七四	進與退(一)(二)(三)	一三五—
七五	積極與消極	一三七五
七六	存藏與表現(一)(二)	一三九五
七七	入世與出世	一四一三
七八	宗教與道德	一四二七
七九	平等與自由	一四三七

八〇	文與物(一)(二)	一四四九
八一	靜與滅	一四六三
八二	廣與深	一四八一
八三	多數與少數(一)(二)	一五〇一
八四	福與壽	一五三五
八五	同異得失	一五五一
八六	德與性	一五六一
八七	尊與敬	一五六九
八八	德行(一)(二)(三)(四)	一五七七
八九	客觀與主觀	一六〇七
九〇	理想與存養	一六二一

晚學盲言

上篇 宇宙天地自然之部

一 整體與部分

(一)

有「整體」，有「部分」。但應先有了整體，纔始有部分；並不是先有了部分，乃始合成爲整體。如先有了「天」，乃始有春、夏、秋、冬，非是先有了春、夏、秋、冬，乃始合成一「天」。亦是先有了「地」，乃有山、海、川、谷，非由山、海、川、谷，合成一「地」。一個住宅，必有門、牆、窗、戶。非由門、牆、窗、戶，拼湊成一宅。人體亦先由身之整體來產生出耳、目、口、鼻、胸、腹、手、足各部分，非是由各部分來拼湊成身體。

西方人看重部分，中國人則看重整體。在醫學上，西醫更分別看重其身上之各部分，中醫則

看重其各部分所合成之一整體。如西醫重視「血」，中醫重視「氣」。血是具體的，分別流行於身體之各部分。氣則不具體，不能從身體各部分中抽出一氣來，氣只是血之流通的一抽象功能。有了氣，血纔通；無氣則血不行；氣絕則人死。中醫重氣，西醫少提及。

如言心理學。西方人從「物理」談到「生理」，如目之視，耳之聽，西方心理學必先提及。其實這是「心」之部分功能。即如喜、怒、哀、樂，亦是「心」之部分表現。該有一整體的「心」，西方人較少重視。中國人言「心」，每指其整體，而頗不重視其部分。部分從整體生，不明其整體，即無法了解其部分。這是中國人觀念。

西方心理學家似主指揮全身者在腦，醫學家則認人身活動中心在心、肺。人之死，亦以心、肺部分定，不以頭腦部分定。但在心、肺與頭腦兩部分之上，應有一更高綜合機能；即人之心理與生理之上，當有一生命之總體存在，西方人在此方面似乎未加以深切之尋討。腦神經、心血管，具體可指，但只是部分存在。中國人則言「血氣」、「心氣」，又言「生氣」、「神氣」，亦言「體氣」。用一「氣」字，即指其生命總體之綜合存在。中國人言「心」，不指頭腦言，亦不指心、肺言，乃指一總體心，實即是「生命」。但生命又何在？此與西方心理學家與生理學家看法有不同。中國此一「心」字，只可抽象理會，難以具體指示。